

名家 人文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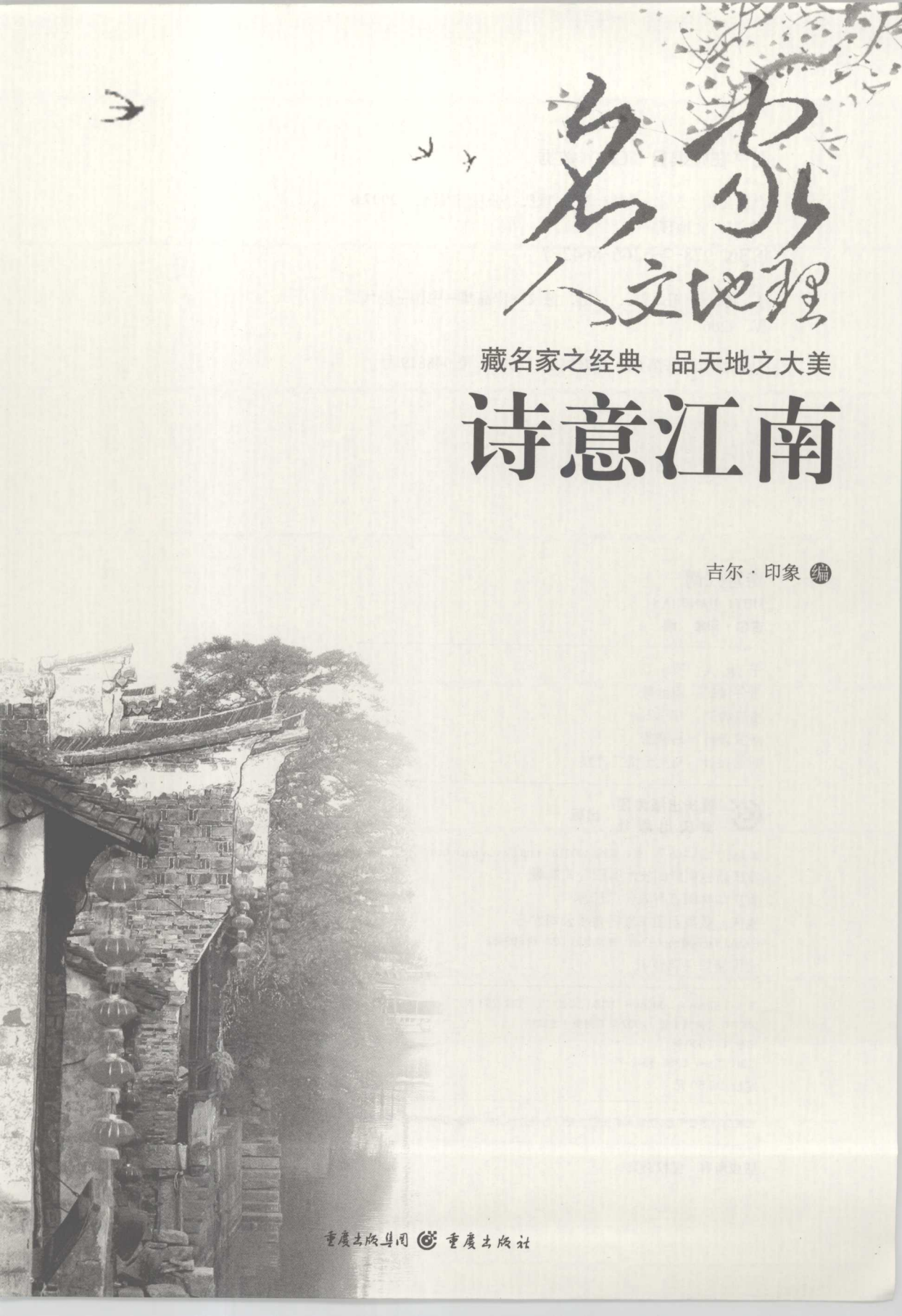
藏名家之经典 品天地之大美

诗意江南

鲁迅、黄裳、周瘦鹃、周作人、朱自清、张恨水、郁达夫、俞平伯、丰子恺、郭沫若、叶圣陶、巴金、宗璞、钟敬文、王蒙、余秋雨、张抗抗等

吉尔·印象  编





名家 人文地理

藏名家之经典 品天地之大美

诗意江南

吉尔·印象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意江南 / 吉尔·印象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6
(名家人文地理)

ISBN 978-7-5366-8642-7

I. 诗... II. 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8819 号

诗意江南

SHIYI JIANGNAN

吉尔·印象 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周世慧

责任校对: 郑小石

版式设计: 马晓蕾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新生代彩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华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mm × 1 00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83 千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册

ISBN 978-7-5366-8642-7

定价: 38.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能不忆江南 1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2

第一章 水乡生处 6

湖山怀旧录 张恨水 7

西湖漫笔 宗璞 12

太湖游记 钟敬文 14

烟花三月下扬州 叶灵凤 18

瘦西湖的旧梦 叶灵凤 20

在玄武湖畔 李金发 2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26

钱江看潮记 丰子恺 31

与宋元思书 吴均 34

观第五泄记 袁宏道 34

浙西三瀑布记 袁枚 35

第二章 古城淡彩 37

一、家住六朝烟水间 38

南京 朱自清 39

金陵的古迹 石评梅 43

中山陵 郭沫若 48

燕子矶 黄裳 51

白鹭洲 黄裳 53

乌衣巷 黄裳 54

栖霞山 黄炎培 56

二、一城山色半城湖 58

杭州 郁达夫 59

春日游杭记 林语堂 63

《西湖寻梦》自序 张岱 66

湖心亭看雪 张岱 67

九溪十八洞 张岱 68

雷峰塔 张岱 68

西湖七月半 张岱 69

西湖香市 张岱 70

花坞 郁达夫 71

超山的梅花 郁达夫 73

西溪的晴雨 郁达夫 77

三、姑苏城外寒山寺 80

苏州赋 王蒙 81

姑苏城外寒山寺 周瘦鹃 84

苏州旧游印象钩沉 何满子 86

黄昏的观前街 郑振铎 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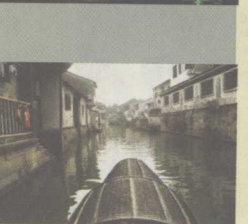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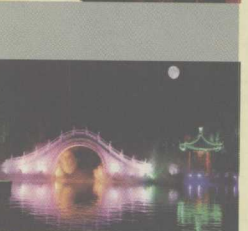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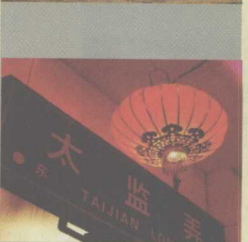
四、春风十里扬州路 97

扬州旧梦寄语堂 郁达夫 98

说扬州 朱自清 103

二十四桥 茅以升 106

五亭桥下 洪为法 108



五、乌篷醉卧镜中行 110

故乡 鲁迅 111

乌篷船 周作人 118

在山阴道上 方令孺 120

第三章 小镇印象 124

江南小镇 余秋雨 125

角直之行的回忆 郭沫若 137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140

在水一方 杨晓民 142

第四章 庭院深深 147

观莲拙政园 周瘦鹃 148

赏菊狮子林 周瘦鹃 151

沧浪亭 周瘦鹃 153

留园 周瘦鹃 154

怡园 周瘦鹃 156

网师园 周瘦鹃 157

访沈园 郭沫若 159

退思园之思 张抗抗 162

第五章 物华天宝 164

西湖茶事 于冠西 165

洞庭碧螺春 周瘦鹃 168

扬州的茶馆 朱自清 170

富春茶社 洪为法 171

苏州的茶居 郑逸梅 173

苏绣 周瘦鹃 174

宜兴之秋 黄裳 177

雨花石和雨花台 叶灵凤 178



第六章 吴歌越调 180

就在这座茶楼，

就是这家书场 杨晓民 181

我的昆曲之旅 白先勇 187

吴门读曲记 黄裳 191

社戏 鲁迅 196

第七章 芳樽珍馐 203

绍兴东西 孙伏园 204

姑苏菜艺 陆文夫 206

狮子头 梁实秋 211

藕与莼菜 叶圣陶 212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214

故乡的杨梅 鲁彦 216

第八章 人杰地灵 218

苏小小坟 曹聚仁 219

以夫子庙为中心 杨晓民 220

唐伯虎墓 周瘦鹃 222

岳坟 曹聚仁 226

忆鲁迅先生 巴金 228

诤友 俞平伯 231

跋 那一夜的春江花月 235



引子 能不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唐】白居易《忆江南》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看那烟雾迷蒙，繁花似锦，杨柳如堤，空气里的每一处凹凸，填满了江南的味道，叫人如何不相忆，又怎能不相思？

带着长长短短的相思，去丈量江南深深浅浅的青石小巷，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走过了杂花生树群英乱飞，走过了梅雨霏霏佳木繁荫，走过了风高霜洁天朗气清，我们走到了碧落褪尽的江南冬天。



江南的冬景

郁达夫

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而有地炉，暖炕等设备的人家，不管它门外面是雪深几尺，或风大若雷，而躲在屋里过活的两三个月的生活，却是一年之中最有劲的一段蛰居异境；老年人不必说，就是顶喜欢活动的小孩子们，总也是个个在怀恋的，因为当这中间，有的萝卜，雅儿梨等水果的闲食，还有大年夜，正月初一元宵等热闹的节期。

但在江南，可又不同；冬至过后，大江以南的树叶，也不至于脱尽。寒风——西北风——间或吹来，至多也不过冷了一日两日。到得灰云扫尽，落叶满街，晨霜白得象黑女脸上的脂粉似的清早，太阳一上屋檐，鸟雀便又在吱叫，泥地里便又放出水蒸气来，老翁小孩就又可以上门前的隙地去坐着曝背谈天，营屋外的生涯了；这一种江南的冬景，岂不也可爱得很么？

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又爱上了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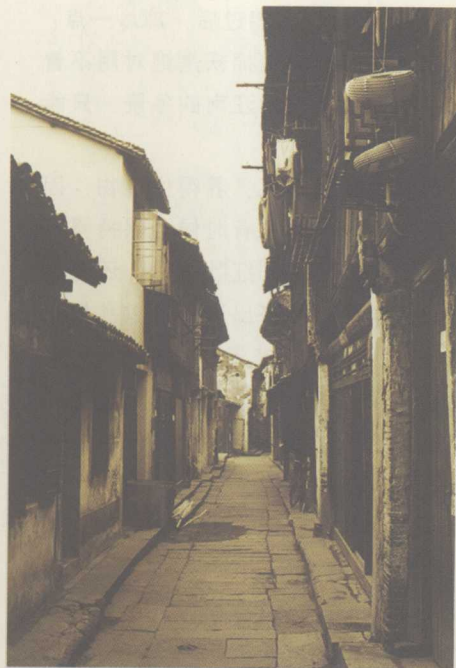
秋，以为秋天正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惠季节，但对于江南的冬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

我也曾到过闽粤，在那里过冬天，和暖原极和暖，有时候到了阴历的年边，说不定还不得不拿出纱衫来着；走过野外的篱落，更还看得见许多杂七杂八的秋花！一番阵雨雷鸣过后，凉冷一点；至多也只好换上一件夹衣，在闽粤之间，皮袍棉袄是绝对用不着的；这一种极南的气候异状，并不是我所说的江南的冬景，只能叫它作南国的长春，是春或秋的延长。

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所以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因而长江一带，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红叶也有时候会保持得三个月以上的生命。象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草色顶多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点绿意，非但野火烧不尽，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若遇到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背上冬郊去走走，则青天碧落之下，你不但感不到岁时的肃杀，并且还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诗人的名句，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出。

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与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决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我不知道德国的冬天，比起我们江浙来如何，但从许多作家的喜欢以Spaziergang一字来做他们的创造题目的一点看来，大约是德国南部地方，四季的变迁，总也和我们的江南差仿不多。譬如说十九世纪的那位乡土诗人洛在格（Peter Rosegger，一八四三——一九一八）罢，他用这一个“散步”做题目的文章尤其写得更多，而所写的情形，却又是大半可以拿到中国江浙的山区地方来适用的。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滨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气里时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时也会下着微雨，而这微雨寒村里的冬霖景象，又是一种说不出的悠闲境界。你试想想，秋收过后，河流边三五



家人家会聚在一道的一个小村子里，门对长桥，窗临远阜，这中间又多是树枝杈丫的杂木树林；在这一幅冬日农村的图上，再洒上一层细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层淡得几不成墨的背景，你说还够不够悠闲？若再要点景致进去，则门前可以泊一只乌篷小船，茅屋里可以添几个喧哗的酒客，天垂暮了，还可以加一味红黄，在茅屋窗中画上一圈暗示着灯光的月晕。人到了这一个境界，自然会得胸襟洒脱起来，终至于得失俱亡，死生不同了；我们总该还记得唐朝那位诗人做的“暮雨潇潇江上树”的一首绝句罢？诗人到此，连对绿林豪客都客气起来了，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么？

一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则雪月梅的冬宵三友，会合在一道，在调戏酒姑娘了。“柴门村犬吠，风雪夜归人”，是江南雪夜，更深人静后的景况。“前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样喜欢弄雪的村童来报告村景了。诗人的诗句，也许不尽是在江南所写，而做这几句诗的诗人，也许不尽是江南人，但假了这几句诗来描写江南的雪景，岂不直截了当，比我这一枝愚劣的笔所写的散文更美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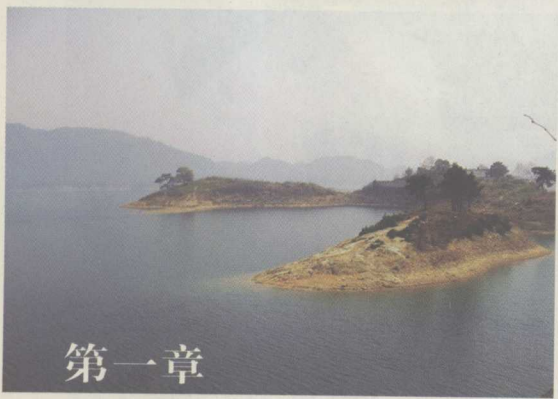
有几年，在江南也许会没有雨没有雪的过一个冬，到了春间阴历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再冷一冷下一点春雪的；去年（一九三四）的冬天是如此，今年的冬天恐怕也不得不然，以节气推算起来，大约太冷的日子，将在一九三六年的二月尽头，最多也总不过是七八天的样子。



象这样的冬天，乡下人叫作旱冬，对于麦的收成或者好些，但是人口却要受到损伤；旱得久了，白喉，流行性感冒等疾病自然容易上身，可是想恣意享受江南的冬景的人，在这一种冬天，倒只会得到快活一点，因为晴和的日子多了，上郊外去闲步逍遥的机会自然也多；日本人叫作Hi-king，德国人叫作Spaziergang狂者，所最欢迎的也就是这样的冬天。

窗外的天气晴朗得象晚秋一样；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引诱得使你在房间里坐不住，空言不如实践，这一种无聊的杂文，我也不再想写下去了，还是拿起手杖，搁下纸笔，上湖上散散步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第一章

水乡生处

人人尽说江南好，有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肠。

——【唐】韦庄《菩萨蛮》

碧水青天，画船雨眠，打开江南的锦绣画册，只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霞蔚”。古往今来，描写江南词句无一离得开“水”字，这里湖光山色，清流不倦，抑或烟雨蒙蒙，杨柳依依，又或小桥流水，渔舟唱晚。江南因水而灵秀，因水而飘逸，也因水而有了神韵。



湖山怀旧录

张恨水

恨水不敏，行已中年，无所成就。年来卖赋旧都，终朝伏案，见闻益寡。当风晨月夕，抱膝案头，思十八九岁时，飘泊江湖，历瞻山水之胜，亦有足乐者。俯首微吟，无限神驰也。因就忆力所及，作湖山怀旧录，非有解嘲，实思梦想耳。

谈江南山水之胜者，莫如吴头楚尾，所谓江南江北青山多也。大概江北之山，多雄浑险峻，意态庄严；江南之山则重峦叠嶂，风姿潇洒。大苏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则不但西湖如此，江南名胜，无不如此也。

西湖十景，山谷仅居其三，曰双峰插云，曰南屏晚钟，曰雷峰西照（原名雷峰夕照，清圣祖改夕为西，平仄不调，觉生硬）。而原来钱塘十景，则属山谷者较多，计有灵石樵歌、冷泉清啸、葛岭朝瞰、孤山霁雪、两峰白云，盖十居其五矣。

双峰插云者，就西湖东岸，望南北二高峰而言。每当新雨初霁，一碧万顷，试步湖滨路，园露椅上，披襟当风，满怀远眺，则南北二峰遥遥对峙，层翠如描，淡云微抹。其下各山下降，与苏白两堤树影相接，尝欲以一语形容，终不可得，若谓天开图画，则尚觉赞美宽泛不切也。

二

近年南游来者，辄道西湖之水，日渐污浊，深以为憾。盖其泥既深，鱼虾又多，澄清不易也，然当予游杭时，则终年清洁，藻蔓长，无底可见。而四围树色由光相映，遂令湖水成一种似白非白，似蓝非蓝，似碧非碧之颜色。俗称极浅之绿，曰雨天青，近又改称西湖水，其名甚美，惜今日已不副实耳。

南屏晚钟，宜隔湖听之，夕阳既下，雷峰与保俶两塔，倒影波心，残霞断靄，映水如绘。游人自天竺灵隐来，漫步白沙堤上，依依四顾，犹不欲归。钟声铿然，自水面隐隐传来，昏鸦阵阵，随钟声掠空而过，则诗情如出岫之云，漾欲成章矣。

西湖水景，除里外湖而外，则当推西溪，两岸梅竹交叉，间具野柳，斜枝杂草，直当流泉。小舟自远来，每觉林深水曲，欲前无路，及其既前，又豁然开朗。蒹葭缥缈，烟波无际，远望小岫林，如画图开展。两岸密丛中，时有炊烟一缕，徐徐而上，不必鸡鸣犬吠，令人知此中有人在矣。



西湖为中国胜迹，文人墨士，以得一至为荣，故各处联额，无一非出自名手。孤山林和靖墓、林典史墓(太平天国之战殉难者，名汝霖)、林太守墓(清光绪朝杭州知府，有政声，名靖。)前后相望，太守墓石坊上有联曰：树枝一年，树木十年，树人百年，两浙无两；处士千古，典史千古，太守千古，孤山不孤。曾游西湖者，皆乐诵之。至于少保

墓联：赤手挽银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来何处哭英雄。此则艺林称赞，无人不知矣，苏小坟上有联曰：桃花流水渺然去，油壁香车不再逢。集得亦佳。

三

湖滨路有一茶楼，凡三级，雕阑画栋，面湖而峙。尝于漠漠春阴之日，约友登楼，临风品茗。时则烟树迷离，四周绿暗，而湖水不波，又觉洞明如镜。既而大风突起，湖水粼粼，遍生皱纹，沿湖杨柳，摇荡者不自持，屡拂栏前布帏而过。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者，临其境而益信。此茶楼之名颇雅，日久已忘之，惟内马路有一旅社，名湖山共一楼，惜不移此耳。

南北二高峰，均在湖滨十里以外，予客杭仅十日，因登灵隐之便，一游北高峰而已。峰在灵隐之后，自灵隐五百罗汉堂侧，拾级而登，直至山顶，约合一万尺。山之半，曲折而西，有庵曰韬光。松竹交加，绿阴碍路，遥闻泉声泠泠然，若断若续，出自树草密荫中。转出竹林，有红墙一角，则庵门是矣。庵建石崖上，玲珑剔透，有翼然之势。人事与自然，乃两尽之。庵旁有一池，石刻之龙首，翘然于上，僧剗竹为沟，曲折引泉达于龙顶，水如短练，自龙口中吐出。池中有鱼，非鲤非鲫，红质而黄章，长约尺许，水清见底，首尾毕显。寺顶有石堂，登临俯视，钱塘江小如一带，江尽处为海，只觉苍茫一片，云雾相接而已。

堂外有石匾曰韬光观海，以此，然未列于西湖十景也。

四

词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二语，致引金人问鼎，胡马南窥，西湖桂花之盛，当可想见。向来游湖者，极道九溪十八涧之美，而不知九溪杨梅岭一带，重翠连缀，秀柯塞途，极得小山丛桂之致。据杭人云：八九月之间，木叶微脱，秋草半黄，堆金缀玉，满山桂子烂开，桂树延绵四五里，偶来此地，如入香海。每值月白风清，万籁俱寂，云外香飘，距山十余里人家得闻之。予闻语辄神往焉。

云栖之竹，几与孤山之梅齐名。到杭州者，实不得不一访游之。其地翠竹数万竿，密杂如篱，高入霄汉。小径曲折，迤迤而入翠丛，时有小泉一绵，自林下潺潺而来，石板无梁，架泉为渡，临流顾影，须眉皆绿。林中目光不到，清凉袭人，背手缓步，襟怀如涤。竹内有小鸟，翠羽血红啄，若鸚鵡具体而微。于人迹不闻时，山鸟间啼一二声，真有物我皆忘之慨。

外省游人至杭，如入万宝山中，目迷五色，不知何所取舍，而栖霞之与烟霞云栖，往往误而为一。栖霞洞在葛岭之后，深谷之中，竹树环列，狗见吠客，则游人不期而至洞所矣。初入为一山寺，若无甚奇，旁有石洞，坦步可入。及至洞内，忽焉为佛堂，忽焉为缝。忽焉又为屋，曲折阴晦，

如非人世，洞最后露一口朝天，古藤垂垂，山上坠下，旁有水滴声，若断若续，不知出于何所，真幽境也。

五

小瀛洲即放生池，三潭印月，乃其一部分也，洲与湖心亭阮公墩鼎峙外湖水面。自孤山俯瞰，此洲如浮林一片，略露楼园。乃驾小舟而来，则直入青芦，可觅得石级登陆。陆上浮堤四达，于湖中作池，真是有路皆花，无处不水。其间楼阁、虚堂以空灵胜，字亭以曲折胜，盈翠轩以清幽胜，亭亭以小巧胜。亭曰亭亭，可想其倩影凌波，不同凡品。若夫清潭泛影，皓月窥人，一曲洞箫，凭栏独立，居然世外，岂复人间？

游湖当坐瓜皮小艇，自操桨，则波光如在衣袂，斯得玩水之乐。湖中瓜皮艇，长丈许，中舱上覆白幔，促膝可坐四人。舱内备有棋案（高仅盈尺，面积如之），可以下棋；备有短笛，可以奏曲；备有档勺，可以饮水。如此榜人，诚大解事，真所谓有六朝烟火气者矣。

西湖各地之以花木名者，云栖以竹名，万松岭以松名，九溪以桂名，白堤以桃柳名，平湖以荷名。初与旧景不甚相合。此外苏堤春晓，成为一片桑柘，柳浪闻莺，则草砾蛙鸣，此又慨乎人事变幻不定也。

六

苏小小墓在西泠桥之南。六角小亭，近临水滨，湖草芊芊，直达亭内。冢隆然，高约三尺许，在亭之中央，惟坟之上下，遍蒙鹅卵石，杂乱不成规矩，未知何意？据杭人云：游人在湖滨拾石，立西泠桥上，遥向亭内掷之，中冢则宜男。杭人之迷信于此可见一斑矣。

杭俗迷信之甚者，莫如放生一事。如禽如兽，固可放生，即一虫一鱼，一草一木，亦莫不可放生。且放生亦有专地，将鱼虾放生者，多在小瀛洲行之。将龟蛇放生者，多在雷峰塔行之。将竹放生者，多在天竺行之。竹何以放生？未至杭州者，必以为妄矣。此事大抵出之于好出风头之妇女，与庙中僧约，指定山上之某某数株，为放生之竹。僧乃灾刀炙字于上，文曰：某月日某某太太或某小姐放生，自此以后，竹即不得砍伐，听其老死。竹所临地，必在路旁。放生之竹，路人悉得见之，放生之人，意亦在是也。一竹之值，不过一二元，一经放生，僧不取，由放生者随助香资，因之一竹之费，且达数十元矣。

七

灵隐寺前之飞来峰，名震宇宙，实则不甚奇，其实才如北海中之琼岛耳。山脚一涧琮流去，是谓冷泉，涧边有亭，即以泉名之。亭中之联，以峰与亭为对，最初

一联曰：“泉自山中冷起，峰从天外飞来”；次改为“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也。今所悬者，则为“泉自冷时冷起，峰从飞处飞来”也。

沿湖人家坟墓，布置清幽，花木杂植，偶不经意，辄误认为名胜。而墓之有是数者，亦殊不少。计岳庙之岳武穆坟，三台山之于忠肃坟，民元前之徐烈士（锡麟）墓，西泠桥之苏小小墓，孤山之林和靖处士墓，冯小青墓，英雄儿女，美人名士，各占片土。其他如牛皋等墓，自宋以还当不下数十处，尤不能一一列举也。

墓地最清幽动人者，莫如小青坟，坟在孤山南角水榭之滨，梅柳周环，浓荫四覆，小亭一角，仅可容人，伏于墓上。由林和靖墓至此，草深覆径，人迹罕到。白午风清，轻絮自飞，凄然兴感，令人不知身在何所。予于湖心亭壁上，见冷香女士题句，咏小青坟云：古梅老鹤尽堪愁，郁郁佳城枕习流。分得林花三尺土，美人名士各千秋。清丽可诵。

选自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世界日报》



西湖漫笔

宗璞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这几年来，很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五百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兴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儿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异地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

然而在足迹所到的地方，也有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我才能理解，欣赏的。正像看达文西的名画《永远的微笑》，我曾看过多少遍，看不出她美在哪里，在看过多少遍之后，一次又拿来把玩，忽然发现那温

柔的微笑，那嘴角的线条，那手的表情，是这样无以名状的美，只觉得眼泪直涌上来。山水，也是这样的，去上一次两次，可能不会了解它的性情，直到去过三次四次，才恍然有所悟。

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

奇怪得很，这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